

中国思想史系列

思辨的禪趣

《坛经》视野下的世界秩序

Sibian De Chanqu
Tan Jing Shiye Xiade Shijiezhixu

熊逸

著

线装书局

《坛经》
视野下的世界秩序

思辨的禅趣

Sibian De Chanqu
Tan Jing Shiye Xiade Shijiezhixu

熊逸

著

线装书局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思辨的禅趣：《坛经》视野下的世界秩序 / 熊逸著.
—北京：线装书局，2011.6
ISBN 978-7-5120-0369-9

I. ①思… II. ①熊… III. ①禅宗-佛经-中国-唐代②坛经-研究 IV. ①B946.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11) 第 108536 号

思辨的禅趣：《坛经》视野下的世界秩序

作者：熊逸

责任编辑：赵安民 孙嘉镇

特约策划：陈江

封面设计：吉安工作室

出版发行：线装书局

地址：北京鼓楼西大街41号（100009）

电话：010-64045283 64041012

网址：www.xzhbc.com

经销：新华书店

印刷：三河市文通印刷包装有限公司

开本：635mm × 965mm 1/32

印张：9

字数：150千字

版次：2011年6月北京第1版 2011年7月第1次印刷

印数：15000册

定价：36.60元

题记1

人们总是对禅宗的机锋、公案给予了过多的热情，而正确的阅读顺序其实应该从《坛经》开始。《坛经》创设的理论体系是后来一切机锋、公案的思想源头，所以，若从《坛经》入手，则可以高屋建瓴、一通百通。

有必要说明的是，本书是将《坛经》及禅宗纳入思想史的范畴加以考察的，尽力把相关的那些深刻的或看似诡异的佛学义理有理有据地阐释清楚，梳理它们的来龙去脉，展示的是一个和普通人心目中迥然不同的佛学世界。之所以使用轻松诙谐的笔调，仅仅为了阅读的便利。

所以，这样的一本书显然并不适合虔信的佛教徒，而仅仅适合于那些对佛教世界怀有单纯好奇心以及对佛学义理怀有纯粹智识趣味的读者。

题记2

1859年，穆勒的《论自由》一书这样谈到：所有基督徒都相信，受到祝福的是贫穷、卑贱、遭受侮辱与损害的人，富人进天堂比骆驼穿过针眼还难；基督徒不该评判别人，免得也被别人评判，应当爱人如己，安心过好今天而不去预计明天，应当把内衣一并交给夺去自己外衣的人，应当把自己的所有财物分送穷人……当他们这样讲的时候，他们的确满怀诚意。

穆勒认为，基督徒们都相信《新约》的训诫是神圣的，也都理所当然地接受这些训诫作为自己的行为规范，但是，当真这么去做的人可谓千中无一。他们实际遵循的行为规范并不是这些，而是他们那里的风俗习惯。

这个意见适合于所有大众化的宗教信仰。禅宗，乃至整个佛教，也是一样。那么，如果有人执意要从历史脉络与经典文本当中考订“原始意义”，阐明今天看来匪夷所思的经义在历史情境下是如何的顺理成章，并且以极尽通俗的语言讲给听众的话，一定是非常不受欢迎的。遗憾的是，本书做的就是这种不受欢迎的工作。

八戒说禅，胜似唐僧

猪八戒的所谓八戒，其实是有个来由的。

佛门戒律无数，最基本的有五戒、有十戒，还有一种不大正式的情况：把十戒小小地打个折，除掉其中“不许积蓄金银财宝”那条，再把“中午以后不许吃饭”这条算作吃斋，于是，戒律就还剩下八条，这就叫“八关斋戒”，简称“八戒”。

这种戒律是针对那些想临时体验一下出家生活的善男信女们特别准备的，持戒的最短期限只要一昼夜就够，哪天要想再过出家瘾还可以接着持戒，次数不限。所以《西游记》里用“八戒”来作老猪的法号，暗喻讥讽，真是恰如其分。

我这番谈禅论佛，也是八戒之身，临时作几天善男信女，一颗心还常在西天和高老庄之间摇摇摆摆。

当然，八戒说禅也有格外的好处，有劳动人民的朴实语言，也有无产阶级的朴素哲理，总之，尽量想让知其然的人能知其所以然，说的都是能让普通人一听就懂的话，如果换了唐僧主讲，博士以下学历的人都要被拒之门外了。

我们学佛也是要讲方法的，很多人喜欢去看机锋公案，经常绕进去就出不来，市面上很多讲解机锋公案的书也都流于个案分析，往往是十本书给出八个答案，你也不知道谁对谁错。其实只要搞通一些核心义理的话，所有机锋公案都可以迎刃而解，就好像学通了几何里边的公理、定理，所有几何题你都可以解决。陷入迷宫的时候，我们要想办法找到源头往后梳理，要想办法站在高处往下看。《坛经》就是源头，就是“高处”。

本文从《坛经》入手，在梳理禅宗思想渊源的时候难免会由禅及佛，涉及印度佛教的学理纷争与中国佛教的传承演变——许多人认为禅宗是完全中国本土化的佛教，其实并不尽然，禅宗的许多思想都可以在印度佛教、乃至印度外道那里找到源头的。连带对一些许多人都知其然的东西——比如“风动幡动”、“空即是色”，也会尽量讲出个所以然来，毕竟这些说法既不是故弄玄虚的文字游戏，也不是不合逻辑的信口空谈，而是有着一些比较复杂的佛学背景的。

也会澄清一些对佛教的常见误解，比如善恶有报、灵魂不灭、转世投胎、天堂地狱……对了，有坐禅习惯的朋友最好别受什么影响，因为文中有很多篇幅都是讲坐禅有害的——天地良心，这话绝对不是我说的，而是慧能大师说的，禅宗别看名为禅宗，其实是最反对坐禅的。

文中还会用到一些心理学知识帮助分析，但大家可别以为我能猜出那些古人的心思——不但我做不到，所有严肃的心理学家都做不到。

还得说说，这个题材写起来是最容易招人骂的，所以动笔之先，很有必要找一顶大帽子来戴。

《坛经》是佛教经典里唯一一部以“经”来称呼的中国僧人的作品，禅宗六祖慧能也是至今依然响当当的一位传奇人物。然而，当初胡适从新见的敦煌资料小心求证，得出结论说早期的禅宗史其实是慧能弟子神会编造出来的一部伪史，

慧能的六祖身份也是被神会连蒙带骗地硬捧出来的，至于《坛经》本身，反映的也并非原汁原味的慧能思想，而是神会及其门徒们自己搞出来的。胡适的一连串相关文章不但挑战了许多人的常识，更挑战了许多人的信心，可想而知地引来了连篇累牍的批评。

作为当时佛门的一位顶尖高手，印顺大师也开始奋笔批胡，但他的批评是这样开始的：“胡适所作的论断，是应用考证的，有所依据的。我们不同意他的结论，但不能用禅理的如何高深，对中国文化如何贡献，更不能作人身攻讦。唯一可以纠正胡适论断的，是考据。检查他引用的一切证据，有没有误解、曲解，更应从敦煌本《坛经》自身，举出不是神会所作的充分证明。唯有这样，才能将《坛经》是神会或神会一派所造的结论根本推翻。”

当然，我这里写的并非什么考据文章，而是一篇通俗小文，而所谓通俗，只是说不像以前写的《春秋大义》和《隐公元年》那样详注出处和引文而已，并不意味着信口开河，内容上也和上述两篇一样，以散文笔法来写论文。如果把引文和注释做足，把推理思辨凝炼出来，把书名改成《论禅宗思想的印度佛学源流及前公案时代的宗风特色》之类的，再把面孔板起来说话，就是一篇论文了。所以，希望那些跃跃欲试要开骂的人能多以印顺大师为榜样。不胜感谢。’

序之二

既不励志，也不小资，更没文化的禅

不励志：如果溯本求源、考察一下核心概念，就会发现：别说作为佛门一支的禅宗，整个佛教的根本主旨就是厌世的——赵朴初就曾经坦言过这个会令许多人不快的说法。其实佛陀时代和佛陀之前的时代，印度五花八门的宗教派别基本上都是厌世主义的，都说世界是幻象，人生是苦海，这是大时代的风气使然，后来佛教到中国以后，人世精神越来越重，及至现在，人们讲佛谈禅又一变而成为人生励志了，书店里卖一些现代版的佛经禅话常常会跟《世界上最伟大的推销员》、《快乐人生》这类书摆在一起，一样是时代大风气使然。在宗教的种种要素之中，教义往往是最不重要的。

不小资：佛教史上讲的禅宗，一般是指慧能创立的所谓南宗禅，就是“菩提本无树，明镜亦非台”和“风动幡动”的那个，虽然随着禅宗的发展，越来越多的士大夫被吸引了进去，但南宗禅本来就是一支“农民禅”——生活方式是自给自足的小农经济，修行法门是自证自悟的小农心态，也不提倡钻研经典。当然，我用“小农”这个词绝

对不是贬义，相反，比起同时代风风光光的那些占有良田千顷、奴婢无数、完全靠人供养的寺院僧伽来说，禅宗的自食其力精神只能让人产生敬意。

但不管怎么说，农民禅毕竟是农民本色，这样的禅宗其实一点儿“禅意”都没有，往红酒里兑雪碧那是后来的事。“禅宗作为宗教的团体，反映了小农经济的人生观和世界观。”“禅宗是农民的佛教。”——这些难听的话绝对不是我说的！我举报，这都是任继愈说的。

没文化：禅宗真正意义上的祖师爷慧能，也就是《坛经》（或称《六祖坛经》）的主人公，是一个货真价实的文盲。他本着无知者无畏的精神对传统佛典任意曲解和发挥，完全不顾文本的原始含义，还常常会以毫无根据、空穴来风式的佛学理论攻击其他佛教宗派的根正苗红的精微义理，从不惮以文盲的身份挑战同时代的佛学大师。

禅宗那个鼎鼎大名的口号“不立文字”大约就和慧能的文化程度有关。汤用彤曾举了四个例子来证实“禅宗史传之妄”，首先就把所谓“秘密相传，不立文字”给击破了，更推测说是慧能一系的后学们给自己争正统，因为慧能是文盲，这才量身定做了这个“不立文字”的传说。（尽管这个说法我认为还有商量的余地。）

还有几句嘱咐：小标题里的“面目”一词是截自“本来面目”，这个我们常用的成语正是出自《坛经》，是慧能前辈的话，原本是指每个人都有的真实心性，这一心性也就是真如佛性，禅宗讲“顿悟成佛”便是要在当下的一念之间发现自己的“本来面目”。（“一念之间”这个词也是从佛经来的）那么，我将要讲的，将会是怎样的本来面目呢？或者，到底会是本来面目还是面目全非呢？这就要交由各位自行判断了。

在正文里，我会主要从佛学和历史这两个角度来切入《坛经》文本，关注的是禅宗的本来面目和来龙去脉——它的思想来自哪里，又在反对什么，为什么会这样？我照例是喜欢搞清楚“是什么”和“为什么”的问题，“该怎样”这类问题也照例与我无关。

所以，大家既不可能从我这里感悟到什么《禅意人生》，也不可能欣赏到《禅是一枝花》，冬尼娅们就不要看了，欢迎和保尔·柯察金一样的无产阶级工农兵多多捧场。

从几个常见的误区说起

1. 文盲手里的旅游图

佛经为什么需要解读？这问题怎么看都不像是一个问题，但事实上，在很多人的眼里它确实是一个问题。我们会遇到的最常见的说法就是：“佛经是要去‘行’的。”——这里的“行”自然是实践的意思，这本没错，但是，用实践来否定理解，这就错了。

不仅是在佛教领域，似乎只要在信仰的领域，这个问题就总会出现。即便当初我分析“《春秋》三传”的时候，也有人说过“‘《春秋》三传’不是用来读的，而是用来行的”。

虽然经典们互相之间的矛盾百出很难让人搞明白到底该听谁的话、到底该怎么去“行”，但我可从来不曾否认过“行”的重要性，况且，佛教的一些宗派（譬如禅宗）本来就是强调实践的——你如果去问一些古代禅师有关佛学的义理问题，他们往往是回答不清的，也不认为这种问题能够用语言解释清楚，他们不大会仔细描述你想去的目的地，却会告诉你通往目的地的正确路线。这就像一个从

没去过上海的人问一个上海人：上海到底什么样？上海人虽然很清楚家乡的样子，却很难解释清楚，于是，他会画一张路线图出来，告诉你怎么去上海，等你到了以后可以自己去看。

禅师们的这种作风被后来的一些故作高深的人搞得过于高深了，试想，张三问禅师：“极乐世界是什么样啊？”禅师沉默不语，只是伸出一根手指。李四问：“听说猪肉涨价了，怎么办呀？”禅师沉默不语，照旧伸出一根手指。一根手指包打天下，足以蒙住很多单纯的外行。——我写的这篇东西，如果出成书，前后两三百页全是白纸，只在中间某一页上画一根手指，不知道有多少人会买？

事实上，许多佛经并不指导人们如何实践，而是把力气都花在讲道理上，苦口婆心地论证世界为什么是空幻不实的，人生为什么是没有意义的，解脱之道为什么如此重要。即便就实践一层的意思来说，一个显而易见的事实是：佛经（或其他什么经典）就像是一张旅游图，指引我们上天堂或是别的什么我们向往的地方，的确没有什么人会把旅游图当作教科书来深入研读，在一般情况下也的确没有这个必要，手里拿着旅游图的时候我们是要抬脚去走的，但是，我们首先要能看得懂旅游图才能抬起我们的双脚吧？而另一个显而易见的事实是：旅游图往往并不是容易看懂的，我们需要知道坐标，知道比例尺，知道一些必要的符号，当然，最重要的是，我们要识字。至少具有同等重要性的是，我们还需要确定我们手里的这张旅游图是正确的、正版的、最新版的、是经过一家信誉良好的出版社严格的三审三校的产品。——遗憾的是，要齐备这些条件往往并不容易。

我们可以想象一下：一个穷乡僻壤的文盲初到北京，拿着一张十年前出版的盗版旅游图，想从北京站走到颐和园，成功的可能性能有多高呢？同样的，我们拿着一部充满着讹误、增窜、脱漏的佛经，义无反顾地拔脚就走，我们到底会被指引到哪里去呢？

佛教典籍浩如烟海，一个人就算穷尽三生三世也没可能看得完，这些经典

有许多是来自印度的，经过翻译，难免会损失一些什么。当翻译问题积累过多的时候，认真的读者就该挠头了：“这些话怎么都说不通呀？怎么有这么多自相矛盾的地方呀？”当然，另一方面，错误的翻译也可以被阐释出深刻的哲理，比如观世音菩萨的名号，观世音为什么叫观世音，我见过好几种解释，一种比一种深刻，但精通梵、汉双语的玄奘在西行之路上发现：这分明是对梵文的误译，正确的意译应该是“观自在菩萨”。

翻译经典会出问题，本土经典一样问题重重。现在我要讲的这部《坛经》，版本众多，其中有不同人的不同抄写，也有不同时代人的不同窜改，错别字自然更是少不了的。种种说法互相出入、互相矛盾，莫衷一是。我们可以想象一下：如果你拿到好几份北京旅游图，有的把颐和园画在北城，有的把颐和园画在南城，有的干脆就没有颐和园，你还会毫不犹豫、义无反顾地拔脚就走么？

经典大多都是这样，成书的过程和现代出版业截然不同。我们很容易拿现代生活的习惯来套古人，以为某位大师写了一部书，给出版社投稿，经过三审三校，最后主编签字，印刷出版。但古人既没有这样的出版流程，更少有著作权意识，成书过程往往是累积型的：学生抄了一些笔记，学生的学生整理这些笔记，不知又是哪一代的学生在这些笔记整理稿上删删改改，又不知什么时候就突然成书了。这样的书往往被冠上祖师爷的名号，但谁也说不清究竟有多少内容才属于祖师爷自己。再者，不同的学生有不同的笔记，不同的笔记又有不同的流传，如果各自成书，当然内容不同。大家熟悉的《论语》就有着这样的经历，之所以我们现在只看到“一部”《论语》，只是因为其他版本的《论语》都失传了而已。《老子》也是一样，并不存在一位“老子”骑青牛西出函谷关，被关尹拦着，不得不写下五千言的事情，即便在郭店竹简本《老子》出土之前，《老子》文中被增删、润色的铁证便已经被史家的火眼金睛给发现了。至于我们一般读的通行本《老子》是晚到唐朝才基本定型的本子，所谓“道”为上篇、“德”为下篇，

五千言，八十一章云云，这都是唐玄宗搞出来的，圣旨一下，古籍原貌尽失，再等时间一长，人们忘记了当初这个缘由，就以为我们现在看到的就是老子亲笔写下的完整版本的原貌，而在这种张冠李戴的基础上大谈老子如何如何，这种事居然还很常见。大家可千万别以为我们现在看到的这个通行本《老子》就是《老子》自古以来始终不变的样子。

经典往往如此，佛家更有甚之。和尚们普遍比儒家更缺乏学术态度和历史精神，再加上神道设教的手法，便给后人摆出了一座空前巨大的迷魂阵。有时候我们简直可以这样形容：一切细节都是可疑的，只有信仰是真实的。那么，回到旅游图的那个比喻，我们拿着一份旅游图，想从北京站去颐和园，我们如果想把路走对，就不得不参照其他版本的北京旅游图，当然，还要学会认字，学会看坐标、比例尺和地图符号。

走到目的地并不容易，不是拔脚就走，稀里糊涂就能到的。佛陀可以说是第一个成功的探路者，当初他老人家为了探明这条路可真花了不少工夫，吃了不少苦头，最后终于把路探明白了，也就成了佛了——佛的意思就是“觉悟的人”。佛教早期一直把佛陀当作一位“觉悟的人”、一位伟大导师来看待的，佛陀变成神通广大、法力无边的形象那是很后来的事。

所以，我们如果想达到佛陀给我们指出的那个目的地，就得认真学习他老人家留下来的地图。——这就好像，马克思这位伟大的革命导师是另一个领域里的“觉悟的人”，如果我们想到达共产主义，首先得好好研究《资本论》，还要小心辨别哪些人在搞修正主义，可千万别被他们带上歪路。当然，扔下《资本论》不看，供一个马克思像天天烧香磕头，恐怕永远也到不了共产主义。

但如果你一定要穷追不舍地问：把《资本论》读通了是不是一定就能进入共产主义，也就是说，真把佛法搞通了是不是一定就能解脱生死轮回之苦？——这，就不在本文的讨论范围之内了。

2. 不同根器的人如何从北京走到上海？

另一个常见的说法是：地图们看似互相出入、互相矛盾，其实并不矛盾，因为那是针对不同根器的人而分别设计的，至于最终结果，条条大路通罗马。

这种说法现在很是流行，如果追溯源头，至少《坛经》里的慧能大师就这么说过，而且，与禅宗同时的唐代几大宗派也有这样的说法，这在唐朝看来是个公论，而唯一的问题是，每一派说的都不一样，天台宗说当初佛陀说法一共分为五个时期，针对不同根器的人分别讲授不同的经典，从一开始的《华严经》一直讲到最高级的《法华经》，所以《法华经》才是佛的终极真理。不用问，天台宗主推的就是《法华经》。

可是，别的宗派也这么看吗？当然不是。比如华严宗，他们也把佛门经典分成五等，《华严经》是最高的一等，比任何宗派的任何经典都强。

就连唐僧的法相宗也未能免俗，他们是把佛陀说法分为三个阶段，前两个阶段是佛陀针对根器浅的人讲的方便法门，只有第三阶段讲的自己这一派的内容才是核心奥义、终极真理。

所以对一般老百姓来讲，眼界越窄就越容易自信，眼界越宽就越容易糊涂。老百姓一般也不清楚这些、不关心这些，他们常常认为僧侣集团是紧密团结在以佛陀同志为核心的佛法光辉周围，哪知道这些大德高僧们分门立派，争执不休，甚至水火不容。有人的地方就有江湖，佛门也不例外。

是的，佛教越发展流派越多，就说中国佛教吧，我们比较熟悉的除了禅宗之外，还有密宗、净土宗、唯识宗等等，各有各的说法，大宗之下又有小派，比如禅宗又分顿宗和渐宗，顿宗又分临济宗、洞曹宗等等。唐朝的调和论我们已经

见识过了，都是抬高自己、打击别人，现在的调和论就温和多了，大约是因为没有多少人还真正在佛学理论的追求上像古人一样较真了，他们常说的是：佛法只有一个，但因为世人根器不同，所以佛法要因人施教。这就好像同样为了让学生们通过小学数学的全国统考，有的辅导班推行一天二十四小时的题海战术，有的辅导班推行兴趣教学法，有的则推行自学成才，如果你缺乏意志力，那就选个管理严格的辅导班，如果你意志力很强，那就努力去自学成才。猫有猫道，鼠有鼠道，总有一款适合你，而最后的统考则是一样的。

我们也可以把所谓根器比作钱财，同样是从北京到上海，有钱人可以坐自己的专机，走一条直线直达上海，钱少点的人可以坐火车先到天津，然后坐长途车到塘沽，再坐船走海路南下。如果我们把这两条路线标在地图上，很容易会发现它们的不同。但是，不会有任何一份交通图告诉你从北京到上海的正确路线是步行一直往北走。这就是说：从北京到上海，可以有无数条正确的路线，但并不是所有的路线都是正确的。也就是说，确实有无数条道路都可以让不同根器的人修成正果，但不是所有的道路都可以达到这个目的。——持调和论的人往往会犯这个错误，把“无数”等同于“所有”。

如果我们考察佛教的历史，更会发现其派别冲突之大远远超乎现代人的想象。现代持调和论的人往往把调和论的适用范围无限放大，他们不像古人那样爱较真了。佛教在历史上长久以来都是流行辩论的，既有同一个寺院、同一个派别的内部辩论，也有不同寺院、不同派别的辩论，更有和教外人士的辩论。古代的很多佛教徒相信：佛法是越辩越明的。尤其骇人的是，印度的早期辩论甚至充满血腥色彩，输的人会被割下舌头。当然，他们并没有杀生，只是割舌头而已。印度佛教发展出了强大的逻辑学，实在是有些现实压力的。

所以，关于佛教的真理与派别，既有着条条大路通罗马的一面，也同样有着冰火不相容的一面。所以佛教当中才有所谓“正信”，只有持正信的人才是真正